

# 卷六

金石錄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聯姻富室

窮醫士受害官舟

詩曰

莫怨天公賦畀偏窮通才拙似浮烟空思他日開中運  
定今朝締好緣有聚終須風雨散無情何必夢魂牽莊周  
蝶還非蝶總與乾坤化握權

這一首詩是說人婚姻富貴貧窮落難都由天定非人力可為無奈

世人終身分明理見人一時落難即要退婚絕交使從前一團和

好兩相離誰想他惡運一去忽然富貴自己反要去靠著他所以

十年富貴輪流轉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計

於婦人慎重賢德貞靜不在容貌美醜如容顏俊美不

落子泥塗甚至為娼為妓遺臭萬年若容貌醜陋而能

書名 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1  
編號 D8662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藏書號: 雙紅堂-小說-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日斷要為民除害，決不與他開交。誰知利圖惡貫滿盈，師望到京果  
 然聯捷中了，偏偏点了江南巡按，又却好一个相好同年，選了揚州  
 府理刑，所以心中大喜，自己還要辭朝領勅，擔攔幾天。事理刑早已  
 領過了憑限期，緊急拜別在京同年，并各大老，然後辭別按院，先出  
 京。曾按院就託他一到任，先要將揚州府利圖一門惡款細細訪是  
 開明了，我一到就要訪拿的，不要走漏消息。便好理刑領命先去到  
 任，正是有勢莫使盡，當愁狹路逢。未知事理刑曾幾按出京利知  
 府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五卷終

金石錄全傳卷之六

第十六回 賄上官京師遭騙

拿下吏萬姓辭歡

詞曰：賄囑清廉無路銀交，馬扁成空，錯認員翁。真姓曹，誤投

老叟，假司農，堪憐撞木鐘。訪察有心，得實容拿，無計潛踪。

滿擬黃金能免罪，那知狹路適相逢。乘機萬姓攻。

右調破陣子

話說事理刑領了文憑，別了按臺，不一月已到揚州，公座看城行香  
 放告畢，就與同僚相見，拜望鄉紳，來見上司公事完了，就細細察訪  
 揚州府的過惡，誰知揚州府的過惡不消細訪，人人受害，个个稱  
 冤。一椿一件，都有確實。事理刑一一記明了，錄成一冊，候按臺到任  
 送進。那利圖還睡在鼓裡，如何知道。他一聞按院點了曾師望訪得



他是个窮官，必然愛錢，早已打發兒子帶了一萬幾千銀子，趕進京中謀爲，并吩咐到京，要着機會，或拜門生，或拜乾兒，只要妥當，不可惜銀錢。公子領諾，帶了銀子，連夜起身來到京中，訪知按臺尚未出京，甚是歡喜，四處一問，奈無門路，日日到他寓所門前窺探。一日只見一人慌慌張張從內出來，見公子在門首探望，便問道：「你是那個？要尋何人？」公子見問，便道：「這裡可是江南巡按？」曾大老爺寓所麼？」那人道：「正是，你要問他怎麼？」公子道：「請問曾大老爺幾時出京？」那人道：「尚早哩，盤費也沒有，還欠了幾千兩京債，被人纏住不放，我日日替他撮弄，只弄得數百金，又被人逼去了，如今還要替他設法。」公子聽說，心中暗喜，道：「請問尊駕是他甚人，爲何替他這般着急？」那人道：「是他的妻舅，夫人是我嫡親家姊丈，是最多情的，替他設法。」

「銀子上任將來一世受用不盡哩。」公子道：「原來是舅爺，晚生有句話要相商可好，屈舅爺到前面茶坊上一坐，何如？」那人道：「家姊丈托我設法，銀子立時要緊，那得功夫有話遲日相商罷。」公子道：「不多幾句話，請畧停一刻，要銀子也易事，晚生可以代爲設法的。」那人道：「既如此，前面禮聚茶室，甚是清靜，且去坐一坐，有話快些說下。」我要緊去，兩人同到茶坊，坐定，公子道：「請問舅爺尊姓？」那人道：「小弟姓賈，有甚商量，快請教。」公子道：「有個人要送些銀子來，與令姊丈，聞得令姊丈一個錢也不要，絕無門路可通，據舅爺說，盤費俱無，急于措銀，爲何又說不要？」那人道：「長兄，真是誠寔人，想從未到京中麼？」公子道：「晚生寔未到過，正要來請教。」那人道：「京師耳目之地，朝廷設立多少監家御使，動不動風聞一本一令，新進士點了巡按，那個不虎視眈眈。」



恥不敢要錢，卽如家姊丈一點子，此差江南一省的官，那個不來打點。若明公正氣要錢幾十萬，也有了，何在這幾千，只因外邊閉斷了門路，送的無處送，要的不敢要，所以甚難。不瞞長兄說，小弟方纔說設法銀子，你想京債欠了，正在此討還，到何處去借，就要去闖闖，那些要打點的，遇見幾個有緣的，替他私自停妥一兩件，一則可以救了家姊丈之急，二則替那人做得穩當，無人知道，此是小弟直言，長兄切勿外邊說破，所關非小。公子聽說大喜道：「原來如此。」晚生正有事要求，令姊丈今日何緣得遇舅爺，萬望周全銀子要多少，都在晚生身上。那人又故作驚疑道：「小弟方纔失言，長兄却斷不可張揚，請問長兄貴處，那里有何事要求家姊丈？」公子道：「晚生姓利，家父名圖，現在揚州知府，聞令姊丈巡按江南，特命晚生備禮求見，拜在門下。」

圖圖子要懇求，青目那人道：「帶多少禮物來的？」公子道：「還未備得，帶白銀千餘金在此。」那人一驚道：「既有這些銀子，必然有事要求家姊丈。」周全我今也可不消再應允別人了，但長兄送這些銀子，須將事情一一講明了，等小弟好去說。事情若重大，小弟人微言輕，也不敢私自擔當。倘家姊丈到任忘記了，豈不是小弟失信，還要討長兄疑心。小弟拐了你的銀子，不曾說得，莫若先等小弟說妥當了，必要再弄一個興頭，大老當面交與家姊丈，便萬妥萬當了。公子道：「如此更好了。」晚生也並無別事相求，只要拜在門下，將來意欲到京捐一官做，做要他幫襯，幫襯家父在揚州兩年，蒙各上臺見家父有才幹，委署了幾個要缺，家父事秉公，不顧情面，未免眾怨所歸，仍恐按臺一到，眾口燦金，所以先要細細稟明，倘有奸陞缺，并求提拔，望舅爺先



代稟知得蒙一見感戴不盡。那人道：在我身上少停，就在此等回音罷。公平道曉得，兩人出了茶館，正要分別。那人又問道：家姊丈長兄向來可曾看見過麼？公子道：從未見過。那人道：既如此，小弟一發不敢斗膽了。你兩人從不認得我一人，在內做事，倘不應日，只說我是假話了。家姊丈日日出去吃酒，弄容的你，又沒有輪出入，總是乘馬的你認他一認，我再領你當面一會便了。說畢，拱一拱手，別去。公子有心隨在後，只見他原到曾巡按門首，已有一個小廝立在門首見了。那人道：叫道：舅爺那里去了？這一回大老爺要出去吃酒，等你回來說話，快請進去。那人就同了小廝急急進去了。不一時，又見那小廝手中擎着大紅全帖，口中叫道：馬夫在那里快備馬。大老爺要出吃酒，已出來了。公子有心看他帖子名字，反折在外，正是曾巡按衙門。

未幾，裡面走出一個人來，小廝道：大老爺出來了。公子一看，見他字不凡，却像個貴人模樣，上馬。小廝相隨去了。隨即那小廝同來見了公子，一把扯到前所坐的茶坊內，坐下道：長兄恭喜，事甚湊巧。小弟方纔在此與兄講話，誰知討京債的又來催逼，見沒有得還，他竟要到都察院去告狀，弄得家姊丈出京不得，家姊丈情急，叫小廝四處我替他算計銀子進去。將長兄之言一說，家姊丈大喜，說有了這些銀子，數日內就好出京。方纔就要來請長兄相會，一則因寓中耳目眾多，恐人知道，彼此不便；二則小弟也不肯上萬銀子送他。只小弟一個看見，長兄說尊大人為衆怨所歸，恐衆口燥金，此也慮得不差。倘到任後，果有人言三詔四家，姊丈忘了，叫小弟那里說得他轉，可不叫我做事不的當了。況長兄還要他幫襯銀子，豈可輕易



出手，我方纔對他說必要一個大老居間，方將銀子討他，便無翻悔。公子道：多承盛情，極妙的了。但此事又不便張揚，急切那得個大老來居間？那人道：兄不要慮，有個絕妙的人，所在有個極典頭的大老，在那里，只經由了他，要空一個加一只，恐家姊丈不肯，所以難他一難。他情急了，不怕他不走，這條門路長兄放心言之未已，只見隨去的小廝急急趕來，對着那人耳上道：大老爺說事情急了，就是今晚請舅爺同了所說的人，帶了銀子，就到城外脫空庵，請大老爺處一會罷。大老爺吃完酒，也不回寓，一脚就到那邊來了。那人道：我知道了，我同利爺就到許大老爺處候便了。小廝出去，那人笑對公子道：何如？我說他情急，不怕不走，這條門路，公子道：許大老爺是箇人爲何？又在庵中，那人道：這是家姊丈的老師，做大司農的，近因有恙，要假回籍，聖上不從，奉旨，在庵養病。一月朝中，最得時的，聞說將來要陞吏部尚書，他待家姊丈最好，家姊丈有事，也不瞞他，只要送他加一，所以不肯經由他，今情急了，只得去的。你如今可帶了銀子，我同你先出去，將你的事，先細細與許老說知，託他一託，少停家姊丈來，他便好從中幫襯了。你若還有銀子，或在外送些與許老，先拜在他門下，他是不大司農，若果轉了吏部，則天下的官，都是他作主，且長兄要來京捐納，得他幫襯，可不更勝於家姊丈麼？公子大喜道：果然甚好，只恐許大人未必肯，那人道：有銀子送他，再替你去說，有甚麼不肯，事不宜遲，快快出去候他，便好。公子急急回寓，催了牲口，看幾個家人，帶了銀子，同那人來到脫空庵，走進甚是清靜，裡邊進去，二間靜室，魚池花草，盆景假山，十分幽雅，只見一個老者，盤坐榻上。



三四個小廝烹茶的、澆花的、焚香的、一個立在旁邊，見那人進去，那老者畧起一起身，依舊坐下。那人對老者說了一會，只見一個小廝出來道：「那一位是利爺大老爺，吩咐請進相見。」公子聽得一請，忙忙隨了，小廝走進，那老者立起身來。那人先接着，對公子道：「這是許大老爺，方纔利兄說要拜在門下，我已說過，就請相見。」公子就手持揭帖，忙忙跪下。老者就命小廝扶起，收了揭帖。公子又遞上禮單，是禮儀千金。那老者笑嘻嘻的道：「老夫病軀，本欲告回養閒，蒙聖上命我在養閒一月，這一月內，一應事情，不管方纔賈老來說，賢契要拜在老夫門下，老夫老邁無能，誠恐有負賢契，不敢應允。盛禮更不好受，只因賈老又說，尊翁任揚州，要做門生，提拔照拂，我想他是個江商，這賢契拜他門下，他倒是多情的人。賢喬梓倒可以着實得他幾

氣力，只是他做人清奇古怪的性子，他令舅還尋他不定，必要與老夫在內介紹。老夫對他說，他果然不敢違拗，若不受他盛禮，只說老夫不肯代說，有心作難了。且權領在此，命小廝將銀子收過。公子就鋪下紅氈，拜了四拜。老者還了半禮，坐下。公子又細細懇求老者轉懇按墓話，纔講完，只見先前隨按院小廝，拿了一個門生的帖子進來。道：「曾大老爺要見大老爺。」老者道：「聲請進。」那舅爺就扯了公子到傍邊一門屋內道：「我們且這裏畧坐一坐，等許大人先說了出來相見。」公子道：「是在門內一望，只見按院走進來，見了師生禮，坐在老者傍邊。老者與他說了好一會，只聽得巡按道：「老師吩咐自當遵命。」利生可在此麼？」老者道：「同令舅在內。」按院道：「既在此，就請出來相見。」小廝聽說來，請二人同出。公子也與見老者，一般送禮拜見。按院收了。



命坐茶罷開口道賢契之事舍舅已先道達今又蒙做老師分付我自然一一晉心到任之後賢契倘有甚事要見我可私打關節來我值堂的叫王恩現在此叫進來賢契一認有話叫他傳進我着舍舅出來會你就叫過一個老家人來分付道這利相公是揚州知府的公子今拜在我門下你可認一認倘有甚話傳進你可急急代傳不許阻撓王

罷不可也

命按院對公子道京中耳目衆多你速速起身回去擔擱到我寓中窺探倘被人看破連我也不便况我

明後日

京了公子領命怎敢有違遂即拜別二位老師出來恩拜齊齊送出討賞公子也不敢輕慢每人送他十

那些小

二金王

夜起身回

共費去一萬二千餘金對父親說了利圖亦甚歡喜

道見子做事妥當如今是安如磐石了放心做事無忌憚公子因

拜了兩個興頭老師意氣揚揚愈加貪得無厭糊作亂爲誰知都被

刑廳訪察不數日按院已到各官迎接獨留刑廳進去細問利知府

之事刑廳呈上欵冊按院一看大怒道這狗官一門作惡如此害民

罪不容誅矣但未有告發不好拿他一个出示招告必要將他一門

處死方能爲百姓申冤將來還要借重年兄嚴訊斷要盡法重處的

理刑領命辭出且說曾按院在京當面受了利公子一萬銀子拜在門下又有老師許大司農與舅爺再三說得停停當當連按院自己也滿口應允又叫他有事傳與堂官王恩轉達王恩都叫他認明真是一團好意如何剛剛到任又不曾有人告發就忽然變了臉反要去拿他難道在理刑面前說假話麼誰知其中有多少緣故那里有



甚麼許司農賈舅爺與王恩崇原來是一班京騙子。大光棍見公子是不在行的，四處訪問按院門路，被他們看破了。知按院又是一個進書生，出入總是步行，不乘轎馬，無人認得他的寓所。又人家甚多屋宇甚廣，前後通家四通八達的，所以這班光棍做成圈套，在城外賃了這個庵，連和尚都瞞了。不知公子如何知道，只說受了銀子去按院親許萬安萬當，歡喜到家。那知曾按院雖窮，是正經人，那里有此事。正是運退金無色，時衰鬼弄人。要知按院訪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傷天理父子下獄

快民心姑媳遭殃

州府知府利圖摘印送監候訊。一面又發一告示，招告利圖在衙那里得知那日正坐堂審一椿屈事，是泰興縣一個辛秀才自幼聘定一個妻子，地方上有个土豪名強虎，看見他標致，定要討他作妾。因女子父母不從，竟黑夜統眾搶去，強逼成親。幸那女子貞烈，尋死覓活，必不肯從。土豪就將他藏閉深房，着幾個丫頭僕婦看守，勸從女子的父母，就通知了女婿。大家出狀在縣中告了，幸縣官清廉，立刻提來審明，將女子斷還了秀才。幸未失身，也不擇日，就做了親。將土豪家人枷責事已完了，誰知利公子訪知，就着人打合土豪來告府狀。那土豪因縣中斷了，正在氣悶，果然告了府狀。利圖批准親提，私與土豪講要五百金，包管斷他作妾。土豪就送三百金，利圖允從。公子又在外要一百兩後手，又着人去說老爺是沒主見的，全要夫人



大娘幫襯每人要大珠一串，再無不妥。那土豪已上了惡馬背，果又送了二十粒大珠，原合成五百之數。利圖遂即出牌，提人土豪，又自囑了差房，擒拏燕雀一般，將秀才夫婦，并女子的父母，立刻拏到驚動了三學秀才，人人不服。來動公呈，被利圖扯得粉碎。大罵道：「你們這班秀才，猶如瘋狗一般，動不動就是公呈做秀才的人，強佔了人家女子，本府審了，還要通詳各憲，你們自己各保前程，不要自來送死。」衆秀才道：「且看你怎麼樣審，審得不公，我們去見按臺，必要辨明的。」利圖大笑道：「你們要見按臺麼？我叫你一个个都死在按臺座下，呀！付趕出去。」那些秀才，終是斯文人，怎經得衙役如狼似虎，趕了出去。就帶土豪進衙，那土豪前面原捏就一張賣契，買了一個硬中說：「那女子久已買，他表作外宅，近來結識了這秀才，他父母得銀，竟」

職員知道了，領了回去。那秀才不思自悔，反恃着縣主情熟，挽通女子之父母，倒去告職。却檢縣中一面情詞，不問曲直，反將小妾斷與姦夫，還將賣契扯去，情實不甘。求太老翁明斷，利圖就斗喚秀才上來，不問清頭，先罵道：「這沒行止的狗頭，做了一個秀才，不思閉戶讀書，專想出入衙門，結交官府，姦淫婦女，謀佔爲妻。本府已經細細訪實，你還有何辯麼？」秀才道：「這明明是生員自幼聘定的妻子，那土豪謀娶不從，強劫搶回，蒙縣父母已經審明，斷還生員，豈是姦淫謀佔之人？」利圖道：「還要強辯，誰不知縣官與你相熟，一面情詞，胡圖斷結。本府今日審實，你這狗頭死在目前，通詳各憲，連那縣官也不得乾淨下去。喚那女子上來，利圖先將氣鼓一拍，道：「這小小年紀，父母賣與強虎爲妾，就該安分相守，總是怎麼又私通那秀才，廉耻喪」



盡還不知自悔，竟安穩穩隨了姦夫快活，難道沒有皇法的麼？你今日好好仍隨強虎去，本府也不深究了。若再違拗，本府刑法利害，那女子道：小婦人自幼父母許與秀才，明媒聘定，何曾賣與強虎？今蒙縣王明斷，父母王婚，何曾隨甚姦夫？利圖大怒道：你這淫婦，在本府跟前，還敢強辯，恣着姦夫麼？拶起來，可憐那女子，十指尖尖，被皂隸狠狠的扯出，套上拶指，嚇得那父母急急趕上，叫屈。利圖道：我不叫你，誰許亂我堂規？把那兩個狗男女，也夾拶了，着他快快一齊招上來。皂隸都是得了強虎賄賂的官，一吩付就將來拶取到，將他夫婦二人扯下，要上，只見秀才大跳上堂道：是非曲直也須細審，怎麼得了強虎銀子，將人亂拶亂夾，逼士人之妻爲土豪之妾，難道沒有

利圖恃着按院已經講及便拍案

大怒道：你說是個秀才，打你不得，如此放肆，我打且稍緩，取短夾棒來，先夾死你這狗頭，不怕你按院處告我了。又皂隸聽說果取過來，棒要扯秀才的鞋襪，秀才強住不從，外邊衆生員聞知要夾秀才也，大鬧起來，奈衙役衆多，推扯不容進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見四府來到，衆生員上前告訴四府道：諸生不必囉唆，本廳進去，自見分曉。四府儀門下轎也不候，通報望堂上，直走。利圖見四府不候通報，直闖進來，甚是奇怪，見已到堂下，只得走出座來，要上前相問，只聽四府道：堂上請出印來，利圖大驚失色，還要再問，見四府取出按院密牌，送看一面，就叫帶來衙役替太爺去了冠帶，上了刑具，帶去收監。只聽得堂下看審的人齊齊高叫：天開眼了，那秀才就上堂跪下，真西府道：生員自幼定的妻子，被土豪原搶了去，幸縣父母斷歸今



強虎送五百金與利太爺強斷了去。今日不問曲直，非刑夾搜。若非太公祖老爺到來，生員必被夾死。望太公祖老爺作主。四府道將強虎帶着本廳細審便了。且不說利圖下監，且說公子在後堂看審。見刑廳忽來摘印，將父親拿去。起初不知何故，細細一訪，方知按院臺訪的心中，大駭道：他受了我一萬銀子，還有許大司農與舅爺說愛，還當面許我有話傳與堂官王恩說了，叫舅爺出來會我。此言尚未一月，難道就忘了？就是忘記，也不該反來拿訪。其中必有緣故。如今且到他轅門上問一問，再處當。卽趕到察院衙門，望轅門在闖，被把門軍士盤問，只說要會堂官王太爺說話的門皂。見他體體面面，又會尋內裡人講話，只道果是官府有一脈的，不敢阻擋。來到號房對上房一拱，便自通脚色，說太老爺當面分付，叫我來尋堂官王恩。有一句話請煩過，一聲上房不敢隱瞞，將他的話向內稟知。巡按大怒道：我正要拿他，只因未有告發單，拿利圖下獄。怎麼他自來投死分付拿下，打點開門，嚇得公子失去三魂。想道人情好險，一至于此。又一想道：他雖反面無情，當面受我一萬銀子，終是軟胎。我總拚一死當堂叫破，看他如何抵對。言之未已，按臺已坐堂叫帶。那光棍過來，公子只說按院還是得銀子的，便大着膽跪上去。按院一看，見就是那年查關下船囉呢的人拍案大怒道：原來就是你這狗才。你父子濟惡本院正要拿你，你如何擅闖本院的轅門，自稱尋堂官講話。希圖鑽刺，難道不曉得本院是一塵不染的麼？叫剥去衣冠，先細打四十。再慢慢的問他公子聽說，心中想道：他明明得了我一萬銀子，還在公堂上撒清，說一塵不染，分明要打死我，以滅其跡。不如叫破



了也不過一死罷了。公子見軍牢來扯便大喊道：「我说明了，死也死得甘心。」巡按聽了，止住道：「有甚話容他快說。」公子道：「你點了巡按盤費，俱無又欠了幾千京債，沒得還，難以出京。着賈舅爺在外尋門路弄銀子來打合我送你一萬銀子，許提拔我父子。你的親阿舅曉得你做人反覆，不肯擔當。你又央你老師許大司農在城外脫空庵過付你，又着堂官主恩與我相認，說有話叫我親來尋他傳進。叫舅爺出來會我，如今不指望你提拔。及一到就叫刑廳來拿我父親，又無故將我要打，分明要打死了，以滅其跡。殊不知人跡可滅，天理難容。就死到閻羅殿前，也不肯甘休的。」巡按聽了，大驚道：「你這狗才想見鬼了！」叫書吏錄他的口供。本院奉旨欽點現給有盤費，爲何何會欠甚京債？我夫人姓施，並無兄弟，何來有姓賈的舅爺？」

我鄉場老師一個姓馬現放山東巡撫，一個姓竹現任翰林院侍讀。會場老師一個大學士方，一個都察院黃何嘗有姓許的。且朝中歷來不曾有許大司農，可不句句都是假話。要污辱本院麼？還說有甚家人王恩這話，一發荒唐了。本院寒素傳家，並無家人小厮隨身。只有一個長班，誰人不知敢于冒講麼？你且抬起頭來認一認本院，只怕本院認得你，你倒未必認得本院了。公子聽說吃了一驚，果抬頭一看，那里是京中拜見的方大，哭道罷了罷了。小的該死。按院道：「你認明了麼？」本院可是受你銀子的？公子連連磕頭道：「不是不是，小的遇了京拐了，該死該死。」按院又命將遇拐細情一一說上來。倘有半字隱瞞，取夾棒伺候。公子只得將京中之事細細說上。按院道：「你這緣頭，虧欽差已該萬死，今又無故污辱本院，罪更難容。如今還



不甘服麼分付緹起來着實打可憐公子一向嬌養的如何受得起  
按院的板子打到二十早已將死按院就叫放起帶去收監一面就  
拜疏歷呈利圖父子惡跡并帶私行賄囑京拐言汚欽差伏惟查究  
又寫一書與都察院黃公懇求嚴查積拐以清官憲黃公接到門生  
的書適遇皇上將疏批發着都察院嚴查隨即將脫空庵和尚密拿  
到私宅一審招說並非通謀事情果有黃公就着幾個和尚改作俗  
粧隨各門巡城御史識認諸拐三日果查出一人卽向日之假司農  
喚來一夾个个招出立刻拿到每人三十枷號兩月將贓銀追出修  
城放時面上各刺積拐二字日後京拐藏形話不細表且說利圖送  
在監中心中氣悶還暗想按院得了銀子如何反來拿我須叫兒子  
去見他拚得再送幾萬銀子與他偏要弄復了揚州府將方纔這些

幸災樂禍的人个个處死方快正在思想忽見禁子替人進來一看  
却是兒子見打得這般光景問他又不開口細問禁子方知是按院  
打的更覺奇怪直過了一會公子方醒利圖一把抱住道我兒按院  
得了銀子不指望他提拔怎忽反面無情將我拿了又將你打到這  
般光景公子道那里是按院反覆總是孩兒該死害了父親了利圖  
道這怎麼說公子遂將京中遇拐並非按院一一說明利圖方大驚  
大哭道如此說我們是斷然沒命的了須寄信出去拏些銀子來監  
中使用衙門上打點不知按院可有門路公子道據他堂上撒清說  
一塵不染只有四府是他同年先送些銀子與他要他懇求巡按拚  
得送他一二萬金他見了銀子難道真个不要麼若果不要還有一  
个頂大的門路連接院都要弄壞他方佳利圖道若有這個門路極



妙的不是那個公子道我前日在京聞盧丞相權勢最重又極貪財家中現有十數萬銀子連夜打發母親同妻子進京送與他還怕不妥麼利圖聽了正在歡喜忽見一個家人急急趕進監來大哭道老爺不好了昨日摘印後公子總走出外邊就有數萬人將衙門圍住直打進來夫人躲不及被衆人扯出衣裳裙褲扯得精光登時亂拳打死可憐陰戶都挖穿幸喜大娘逃避得快躲在後邊燕窩裡面方纔得免直到四府急急趕來安民方纔漸漸退去可憐衙中搶得罄空莫說銀錢一些沒有就要一隻者一絲布也沒有丁夫人精赤條條死在血泊之中衣衾棺木全無老奴只得到至誠會中領了一口棺木身上脫下一件布衫將就掩蓋盛殮了百姓還要來打林衙車老爺押去埋了可憐大娘直至衆人散後方纔扒起雖未傷命滿身蛆虫臭薰又無衣換又無湯洗只得到荷池中將滿身衣裳裙褲一齊脫去洗淨身體又將衣服等逐件洗濯可憐腳帶內都是蛆虫衣服洗了又無日晒老奴只得將些打壞的什物燒起烘乾與大娘穿了那些了頭小厮家人僕婦等見這光景也趁勢早早擄了些東西逃去了只剩得老奴與大娘房中一個小燕還恐百姓再要打來衙中又一無所有了晚上同了大娘私自出來借住在段門子家那門還甚是可惡夜間竟來調戲大娘被我說了幾句還受他多少氣今早要到四府去稟他誰知有數百人到按臺處告老爺都發在四府收正在嚷鬧嚇得老奴急急趕來稟知家人話未說完利圖一交暈倒嚇得公子老僕急急相救正是屋漏又遭連夜雨船遲更遇打頭風未知利圖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追贖銀招禁親父

催乳母得遇故人

話說利圖聞言暈去急急喚救奈老年人痛入骨內連叫不醒禁于  
急去報官着官醫生看脈已經無救四府驗過着地方買棺在牢洞  
中拖出殮了四府又恐百姓還要來打材立刻叫扛到壇中亂葬地  
上壘埋可憐利圖與刁氏貪財刻薄做到四品黃堂只落得死同日  
葬同一處便是他終身受用了且說公子原是打得半死的人今見  
父母都死銀子什物搶空妻子又借住門子家據老僕說門子當夜  
就來調戲他想妻子又是个最淫的前月生了兒子剛剛滿月聞說  
兒子又被衆人嚇死了那段門子又生得甚是清秀我曾弄過他後  
庭妻子如何不愛如今一室同居乾柴烈火焉能無染我雖不死亦

無面目見人况衆人紛紛告狀父親死了少不得是我受罪只求早  
死反得乾淨哭了一會也就昏去禁于急急避了病呈到第三日也  
嗚呼了按院准了許多狀詞款款是寔件件有據贖銀不計其數發  
在四府嚴訊就是那窮秀才也有一狀這是四府目見的先提來一  
狀將強虎重處秀才夫婦釋放還家又罰強虎良一百兩助秀才爲  
燈火之資其餘狀詞因利圖夫妻父子俱死家產已被搶散無從追  
究了只查向年解府比下的錢糧侵欺了萬餘金又狀子裡邊有幾  
張牽連他媳婦林氏私得贖良有一千餘金理刑見林氏尚在難子  
寬釋差人提訊誰知林氏被段門子藏在家中竟如夫婦一般林氏  
也忘了翁姑丈夫重施脂粉與門子快活老家人見他不成器不顧  
他各尋頭路去了今差人要拿林氏竟無處尋訪被衆百姓日夜家



訪訪知段門子藏在家中，便齊齊趕到他家。那時天色微明，門尚未開，被眾人打進，見林氏與門子並頭相規，而睡夢中驚醒，被眾人扯去草被，兩個精赤條條，將繩一總捆了，扛到街上。齊七動手要打，幸虧差人知道，趕來道：眾位不要動手，有事在官，解去少不得死。眾人見說，也就住手，只不許他穿衣。裡就精赤捆了解進四府刑所，急急坐堂。見這光景，不覺感歎，就叫是：「將兩人放開，將衣裳與他穿了。」然後地籤先各打二十迎風板，將門子枷號示眾，候詳定奪。林氏却有千餘金贖物，并他公公錢糧萬餘金，在他身上。追比立刻喚齊原告一一証實，送監立限帶。比可憐愛珠小姐自恃才貌，雙全不知怎樣好處，誰知今日精赤條條公堂受責，這進監中無良使用，這受禁苦許多，受辱就該深知愧悔，纔是怎奈其心甚毒，想我在此受

罪，良子又無爹，家中甚好，不如板他出來一萬五千，下怕不替我上主意定了。到這此時，起初抵賴，剛說要搜，便道：小婦人良子都寄在父親處，刑所道你父親是誰，住在那裏。林氏道：父親名喚林楚貴，住在蘇州府閶門外，刑所立刻稟知按臺，一張憲牌仰蘇州府立拿林楚貴解訊。且說林員外向來結交官府，佃戶不敢欠他租，放債九扣三分，無人敢少。所以一日富數千金，奉承金家，又贈去數千金。歷年錢糧與糧房做首尾，不曾大完。後因親翁做了糧道，正思得志，施為不想一揭牌牌一張告示，將門封鎖出頭，不得反弄到租也。欠了債也少了錢糧，盡行放出來了。欲要申訴，那些佃戶債主動不動，倒以時勢欺人四字裝頭，似乎是他痛腿官府也不便認真。至于錢糧更無處申訴，只得重完一倍弄



得家中漸々壞了，幸喜新糧道到方敢出頭，今正閑坐家，忽見三四  
個差人，趕進將鐵索望員外頸上一套，員外大驚道：「我又無罪，如何  
鎖我？」差人道：「你想是夢還未醒，私藏了數萬銀錢，按院發牌立拿的。」  
欽犯還說無罪，員外反笑起來，道：「這寺說列位走差了，我家又無人  
做官，何來欽賊？」差人道：「放屁！」們人也不知拿過多少，怎得有錯，現  
有憲牌是你的女兒親口招扳的，說你女婿有數萬銀錢，藏在你家，  
怎麼詐呆不認，反說我們走差？」員外一想道：「是了，我聞得金狀元得  
罪了盧丞相，自然被他弄壞，無瑕扳我的了，我想無瑕雖不是我  
女兒，我這樣待他，也不該如此忘恩負義，我便對差人道：「我家安分守  
己，何曾寄人的民子，若悅女兒，招扳我只兩個女兒，小女還在家，未  
嫁，大女兒現嫁與揚州府利大老爺的公子，並沒有第三個女兒。」差

人道：「呸！如今招扳你的，正是揚州府的媳婦，難道不是你的？」女道：「否，  
却不差。」員外大驚道：「利大爺現在做官，怎說女兒扳我？」差人道：「你  
還不知麼？遂將利家的事，從摘印送監，夫妻父子身死，并他女兒門  
子家，捉出此財，招扳細細說知員外，吓了又氣，又羞，又喜，又急，喜他  
如此刻薄，該有此報，急者自己已被扳，怎得乾淨，只得將甚子打碎，送  
人自帶了，千金連夜同差人起身，來到揚州四府投到，刑所知利家  
一無所有，糸糧係欽賊，斷不能免，聞警貴手中果好，且係他女兒親  
口招扳的，使着在他身上，追完當日，也寄了監，員外一到監中，見了  
女兒，便大罵道：「這小賤人，我自小當空員一般，養大了，你將你許  
與金家，金家偶然落難，生一瘋癩，也有好的日子，你就立意不肯嫁，  
他你母親埋怨我，你不功也罷了，又將我七八搶白，逼得我走頭無



路一命幾乎送一幸虧無瑕肯代你嫁去你着他小小妮子倒有見識說讀書之人能變化倘病愈成名慮你翻悔虧你還說就中了狀元也情愿讓你做狀元夫人他竟安心相守絕不憎嫌那知病愈果中狀元真个做了狀元夫人好不與頭還不自大惟你這賤人自己揀一个丈夫先姦後娶全無羞耻反自揚揚得意偶然公公署了糧道的印我好煮脩一副盛禮來賀你你反攬掇公公不要理我這也罷了又叫公公發一擗牌一張告示弄得我走頭無路我只道富貴千年不認爹娘的了誰知今日天敗人亡家破你又去結識門子被人捉破出盡了醜索性不認父母也罷了怎麼又扳扯了我你何曾有良子寄我家枉口作舌良心喪盡看你怎麼樣死爰珠道爹七不要破口若好好替我完了賍良還留你小性命若破口再罵不

弄到你家破人亡也不算手段員外道真只是真假只是假不怕你這小賤人两个爭論被禁子劝住明日帶比爰珠果然一口咬煞說公七的良子都寄在他家四五万有餘刑所道別的賍还可緩朝廷的禾糧是遲不得的快七先上員外再三分辯爰珠道爹七不是我女兒不替你隱瞞只爲受刑不起沒奈何實說的現有二万良子是女兒親手交你的女婿送來的在外如今只求你先替我上了一万四千欵賍餘剩的若蒙太老老寬緩悉听你幾時還我罷員外对面一啐道你這賤人莫非熱昏了良子是那一隻手交我的刑所道是你嫡親女兒若沒有恁好招扳你你若不招本所就要用刑員外道良子實不曾有叫小的如何招刑所就叫夾起來夾棍一上脚員外殺猪一般叫喊爰珠全無憐惜之心还一口咬定員外受刑不起只



得認了愿賠刑廳便着差人押了限半月交上員外到家將田產住  
房盡行變賣了湊得一万六千良子同差人到揚州交上連使用色  
平齊頭用完刑所見一万已千良子果然依限交足疑心寄良是真  
還要將賍良一并押在他身上那知員外已傾家蕩產就交死也無  
可奈何了刑所倒有寬免之意奈愛珠还不肯輕放那日又當帶比  
又要動刑員外情極哀告道小人其是受刑不起了望大老冬看女  
婿面上饒恕了罷刑所只道就說利公子使道如今是你女兒在此  
証你怎說倒看女婿面上員外道看二女婿面上刑所道二女婿是  
誰員外道是新科狀元金玉刑所听了一驚道狀元是你女婿麼員  
外道正是刑所叫取同年錄出來一查見果是娶林氏蘇州府林攀  
貴女便對員外道你何不早講我看你也苦了只是你女兒這賍良

如何出處員外道這是他自作自受小的也顧不得他刑所道既如  
此你去罷員外謝了出去愛珠還來証他刑所大怒道這事明明是  
屈的你見你父親手中好不过要他替你上些良子木所見你没有  
得上他是你父親代上些也平常所以着他身上替你上了一万四  
五千欵賍他的家產也完了你還要我追比他不下也沒有你這狼  
心狗肺的好人即使他果然看你的良子也沒有女兒証父親的理  
我曉得你家良子都被衆人搶散了想你也上不起本所替你報一  
个家產盡絕詳上去候按臺批詳下來看你的造化當晚就做了詳  
文詳上去數日後批下來賍良免追林氏典小燕官賣良八十兩限  
二十日繳刑所見批詳一下就将二人發官媒婆沈媽家限半个月  
賣良八十兩沈婆奉刑所之命同二人到家日日外邊尋主顧奈地



方上人一則因價不貴，二則因前日段門子家精赤了，捉到刑所打了二十，後來又知他扳了親父，入人都知他没廉耻没良心的惡好，那个还要他，所以直到限期已滿，差人催逼，弄得沈媒婆也没奈何，爱珠也情急，適遇無瑕，要催乳母稳婆，說起石道全帶良來，看道全雖常到林家，却從不曾看見過，爱珠爱珠雖曉得石道全也從不曾見他的面，且听说征西大元帥的夫人要討那里，曉得就是無瑕當時，道全看各人欢喜，就同到刑所交了長子，領了官票，謝了差人，等天色已晚，路又遠，就叫了三乘小轎，連道全也坐了一乘，正要起身，只見稳婆也叫了一乘小轎，要送下船，道全見天色已晚，恐城門要關，再三謝他稳婆，道不妨城門上，我們收生有常例的，半夜三更都開的，爱珠因害羞，也巴不得他送，一同上轎，頃刻到船，周氏與了頭們都已睡熟，只無瑕尚未睡着，看見道全下船，說人已討來了，無瑕便坐在床上，只見稳婆走進房，船說夫人恭喜，人只討成抬來了，我說甚好，大爺一看，果然中意，急急交兌銀子，給起官票來，已經晚了，驚動夫人，夫人道反說了，夜晚勞重，媽媽又來，却是不當，稳婆道夫人說那里話，夫人托了，我怎敢不來回覆，况我們收生是半夜三更出大慣的，就对着爱珠小燕道，两个過來磕夫人的頭，爱珠只得同了小燕，向着夫人磕了四个頭，夫人因身子还軟弱，不及細看，說一言起去罷，你道兩人見了面，如何都不認得，原來無瑕新產把包頭，秀眉扎不，又晚間坐在床上，如何看得親切，爱珠一向是點脂搽粉，綾羅錦繡，粧得美人一般的，今在監中多時，又弄到媒婆家，半月身上衣衫襤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絕無本來面目，夫人又未細看，如



何認得道全就封了一個賞封。四封驕錢打奔穩婆去了。就对愛珠道：夫人辛苦要睡了，你兩個且到後艙與了頭們權睡了一夜。明日夫人打奔你被鋪另睡便了。愛珠到此已比媒婆家與監中快活多了。將將就就在了頭等脚後板上和衣睡了。見天微明就起來。頭們借水梳梳頭了。頭們都在夢中道：爲何這般早梳？具都在桌上。你梳就是了。愛珠一看，各色都有。就重施脂粉，再整云鬟。許久不會梳的頭，重將香油梳刷，依舊美人一般。又替小燕也梳了頭。見了頭起來，彼此一相，各吃了一驚。了頭道：你好像我家大小姐，與小燕如何？到此愛珠也道：你好像我家秋桂、春杏，如何也在此？春杏道：我兩個是院君送來服事夫人的小姐，嫁利老爺家，甚是與頭如何。這般光景，愛珠道：我的話一言難盡，且問你夫人與我家絕無親戚。院君爲何把你們送來服事他？秋桂道：小姐難道不知，就對着愛珠耳上低低將夫人根脚說出，弄得愛珠猶如癡呆的一般。滿肚懊悔，滿臉羞耻。正是：饒伊掬盡湘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不知夫人見了愛珠如何相待，且看下回分解。

六卷終廿一



所  
圖  
書

